

● 向春 ●

惊心 动魄

■ 山东文艺出版社 ■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形式下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。

江州市人大主任马海山在考察市委准备提拔重用的新干部人选时，接到人民来信，反映了其中几个干部子弟以权谋私、为非作歹的问题。为弄清事实真相，纯洁干部队伍，他乔装私访，深入调查，经过与不法分子的反复较量，终于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下，破获了一个五毒俱全、为害极大的犯罪团伙。

作品揭示了在金钱诱惑下私欲恶性膨胀的贪婪与凶残，展示了革命老干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勇于斗争，伸正义、除邪恶，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。

故事情节惊险曲折，引人入胜，发人深思，令人观止为叹。

惊 心 动 魄 向 春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615710

印刷者：乳山县印刷厂

•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8.625印张 2插页215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

ISBN 7—5329—0621—3

I·550 定价4.90元

目 录

一	开门见刀.....	(1)
二	专业户骂街.....	(17)
三	阳光下的罪恶.....	(35)
四	人贩子当村长.....	(49)
五	告状遭害.....	(69)
六	女学生落难.....	(82)
七	平和街枪声.....	(96)
八	常委激愤.....	(109)
九	结伴私访.....	(122)
十	罐头厂风波.....	(133)
十一	厂长蒙冤.....	(146)
十二	夜宿险地.....	(156)
十三	父与子.....	(165)
十四	锯棺.....	(181)
十五	追车.....	(193)
十六	在陈家客栈.....	(201)
十七	审讯.....	(212)
十八	狗急跳墙.....	(227)
十九	天网恢恢.....	(237)
二十	交内情触目惊心.....	(251)
二十一	霜重色愈浓.....	(264)

一 开门见刀

猛地，一道刺眼的寒光使马海山一怔。他立即意识到了什么，急忙凑近一看：啊！一把雪亮的匕首冷森森斜插在门板上。匕首上穿着一块四方的白纸片。他似乎明白了，伸手去拔匕首。门是木板的，匕首插得很深，他用上力气才把匕首拔下来，连纸块一同捏在手里。

马海山的手和心一起在颤抖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爱人吴晓兰来到他的跟前。天色虽黑，仍可看到他手里有件东西，便好奇地问。

马海山知道吴晓兰胆小，连老鼠也不敢打，见了狗都绕道走，看见汽车轧死人就做恶梦，怕她受到刺激，不愿告诉她。可马海山的吞吞吐吐反而引起了吴晓兰的怀疑，她伸手去夺丈夫手中的东西。

“不能夺！”马海山悄声道，“是刀子，小心把手划破了！”

“刀子？谁的刀子？！”吴晓兰吃惊地问道，声音挺大。

“小声点儿！”马海山急于想知道纸片上写的什么，拉着吴晓兰转身回到客厅。

马海山打开灯，吴晓兰一眼看到那把锋利的匕首，惊得身子不由后退：“怎么，是插到咱门上的？”

马海山在看纸片上的字，没有吭声。吴晓兰胆怯地凑了过去，只见纸片上写着：

马海山：

你这个伪君子，江州最僵化最顽固的家伙！你在江州三十余年，培植党羽，陷害忠良，横行霸道，今天又操

纵党徒诬陷人才，压制改革家！限你三日内改邪归正。

否则，白刀子捅到你的胸膛上，放出你的污血……

吴晓兰没等看完，就尖声惊叫起来：“妈呀！”

“晓兰！”马海山紧紧地把吴晓兰抱住，朗声笑道，“真像见了狼群，看你这胆！”

“这不是黑道行为？专来杀你的！”

“他们有胆来插刀子，还没胆杀我。要敢杀我，就不来这一套了。”马海山把匕首和纸片放下，“走，咱跳舞去！”

“还去？”吴晓兰看看表，五点多钟儿，又瞧瞧窗外，“天这么黑，他们别在暗里等你！”

“看你这个搞纪检的！”马海山生气了，“晓兰，你说纸上骂的话对不对？”

“全是造谣！”吴晓兰气愤地说，“可是，正因为是流氓暴徒造谣诬蔑，才可怕！”

“你怕就行了？”马海山哼了一声“浑身是胆雄赳赳”的戏词，伸手把吴晓兰的胳膊一拷，“走吧，他们有造谣恫吓的本领，咱就有蔑视邪恶的气魄——更应当大步地往前走！”随即又哼起了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的曲调。

吴晓兰被这曲调唱笑了，但她又担心歹徒会潜进家里，只好摸上锁哆嗦着手把院门锁上，双臂紧紧搂住男人的胳膊，随马海山出了院门。

走在路上，马海山心里一阵难过：“和平日子过惯了，就经不得风浪了，倒为犯罪分子作案创造了条件。”

马海山，看外表很平常。一米八的身个儿，没有多少肉，削瘦，象打枣杆，但却很少得病。参加革命四十余年，只请过记得清的几次病假，青霉素还从没注入过他的体内。他天天早起打几趟长拳，不但健身，而且增强了防卫能力。不管什么天气，也不管到什么地方，这项锻炼风雨无阻。看看吓得不离他身的爱人，

哭笑不得。想起吴晓兰平时慷慨激昂的言语，他讥讽地说：“你总说机关干部成了典型的官老爷，一旦有人在大院里扔颗手榴弹，楼上的灯都会炸灭。手榴弹还没响，你老兄的胆子哪去了？”

吴晓兰被丈夫揶揄得神经松弛下来，正好听到广场上播放的舞曲，她不好意思地把贴在男人身上的脸抬起，嗔怪地说：“就会揭人尾巴根子！”但双手仍紧紧地抓住男人的胳膊，好象担心暴徒会把丈夫抢走。

快走到路灯光里时，马海山说：“来，挎紧我，让大家看看我们有多么亲密，也吓跑那黑暗中的暴徒。”

吴晓兰忙从马海山身上离开：“去，老得快没牙了，还卖风骚！”

他们来到江州广场。二十万平方空地上被绿化得如缎似锦，一天到晚弥漫着花草的清香。由于布满了喷水池，连空气也净化湿润了。江州人把这当成马海山的一功呢！凡离这里较近的市民，只要爱活动，总到这里来。尤其是老人更把这里当成福地。广场上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，打太极拳的就不说了，相继又增加了各种气功、武术，最近又跳起了老年迪斯科，人越来越多。整个广场全是寻求延年益寿的人。吴晓兰听说跳迪斯科有六大好处，又见不少人确实跳出效益，才拉男人参加的。他们从初夏跳到晚秋，身体、精神果真与先前大不一样：睡得香，吃得甜，夫妻生活也美满多了。吴晓兰跟马海山在一起，精神充实，感情真挚。她这个市纪委副书记，常碰到些不顺心的事，但一见到爱人就烟消云散了。她的女同学多数找了年龄相当的男人，夫唱妇随，和谐美满。现在看，谁也没她幸福。大丈夫好象更懂得爱情似的，使她在丰富的生活中饱享了爱情的甘美。她常说：“爱情就是爱情，地位和金钱以及年龄不是标准。”她随男人出访日本时，在十几位市委书记中，她发现自己的男人仍跟以前似的，长眉长目，炯炯有神，上宽下窄的赤红脸膛闪着光彩，嘴唇红润，没

有折皱，显得那么帅，那么潇洒英俊，那么有风度。一天，从日本朋友举办的舞会上退下后，男人拥着她说：“晓兰，在这异国他乡，我们补上了结婚时的欠缺。”

他们确实是美满的一对，尤其在相互之间的理解上。

马海山一边跳着迪斯科一边思考今天发生的事，他看吴晓兰脚步有些紊乱，怕被人看出，忙提醒她：“集中精力！”实际上，他心里又尝不在腾云驾雾间？无非他这位久经疆场的政治家，在关键时刻能抑制自己的情绪罢了。

今儿早晨的事，证实了他最近的思考：党的思想工作越来越薄弱，党员对党不负责，领导对群众也不负责。不少人缺乏导向，缺乏理想，带头往钱眼里钻，不择手段地富，有的公然贪污受贿。马海山曾向市委提出要抓党内思想政治教育，虽引起了市委书记金牧的焦虑，他也提醒常委们注意，可谁去抓落实呢？金牧担忧地说：“好似全国性的问题！”

马海山知道，现在谁提阶级斗争的事，谁就会受到攻击，被斥之为“僵化”、“庸俗”。可是“阶级斗争”的事儿总时常找上门来，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啊！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复辟并不难！想到门上插的刀子，他冷冷一笑。时代到了今天，恐吓手段仍是原始的，而原始的手段却仍然可以吓人。

吴晓兰心里确实有点害怕。平时，她看到一些干部的自私和腐败，也气得直骂：“要有人在大院里扔两颗手榴弹一炸，再大喊一声：造腐败的反！我敢说，会有很多人吓得躲起来，很少有人冲出来跟扔手榴弹的人拚命！”一天中午下班时，在大院门口有几个身上刺着“走向死亡”字样的年轻人在寻衅闹事，许多人在围观，影响了交通，却没有一个人阻止。马海山下班出来，走入人群，说：“你们这是滋事生非，扰乱治安，赶快走开！”一个小胡子逼上来：“老家伙挣钱不多，管事不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骂着伸拳打来。马海山没招呼别人阻挡，他怕没人应声，随即耍个挎虎儿，左手假迎，右手跟进：啪！正揍在那小胡子脸上，鼻子里刷地涌出血来。其他几个小子发了疯，狂呼怒吼：“揍死这个老家伙！”恰巧，吴晓兰走来，大声惊呼：“快叫公安局！”人大的几个人也一起呐喊助威，加上马海山又打倒一个，这才把那几个小子吓跑。回家后，马海山问吴晓兰：“你这不有胆量向犯罪分子进攻吗？”

“要不是坏分子要对你行凶，我才不会叫喊呢！”

“不是也有其他同志助威呐喊吗？”

“多数是人大的，你的部下。”

“不光是他们，关键时刻，主持正义的人还是多数。晓兰，不能以你的低水平评价大多数。”

吴晓兰非常钦佩自己男人在艰难面前不绕道走的精神，他越是遇到荆丛越往里迈步。试想，如果那天在大院门口任坏人寻衅滋事，江州市还算什么政府呢？自己的男人，不愧是老党员，也不愧当过江州市的一把手，确实有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吴晓兰因憎恶腐败现象而消沉了的意志突然振作起来。有这样的男人，自己就等于靠着巨大的铁山，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！

马海山在江州待了三十多年，凡跟他共过事的同志都公认：马海山从不回避矛盾，有一股天塌地陷也敢上的猛劲儿。从没人说过他“滑头”或“高级泥瓦匠”。正因为这，他才赢得了江州市大多数人的尊敬，他的部下常说：马书记为党的事业敢于担风险，跟他干对得起人民群众！金牧就说：“工作能干到马海山同志那样很难。”

“文革”动乱开始的年月，马海山任江州市市中区区委副书记才一年，区委书记被揪斗得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区长还在往书记身上推卸责任，好象区委的一切全是书记定的，书记是唯一的“走资派”，马海山看不下去了，他挺身而出对“造反派”说：“这里

边的事情我参加了主导意见，尤其揭发的几件大事是我和区长为主定的！”“你敢签字画押？”马海山当即拿出笔来签了名。

“好小子，别充英雄！”造反派把他折腾了个半死不活，他仍咬牙坚持说是他和区长拿的主导意见。区长被他一口咬住，再不敢胡乱推卸责任了。从那，不少人一见他就唱京戏：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！”在评说什么干部是好人时，人们总是说：“马海山式的，可靠！”

马海山也知道，自己按党性办事得罪了些人，尤其在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，他看不惯某些人置党性原则于不顾，为所欲为。因而常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。连现在市委、市府的某些头头，他都毫不留情面。最近市委研究了十二名局级干部，交市长报人大常委会公布任命。常委们对十二名干部逐个讨论，提出要考核。他非常赞成，因此就没急于通过，而是让人大常委们分头逐个考核。因为常委们风闻这十二个人中的部分人问题严重，市纪委和市人大也接到不少人民来信，揭发了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和其他严重问题。初步摸底，有五分之三的揭发属实，其中就牵扯这十二人中的部分人。他们有的以权谋私，有的贪污受贿，有的卖官卖职，有的官倒，更有的侵吞国家财产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，囤积居奇，霸占市场，走私套私，开地下黑市。任命这样的人为政府干部，常委们岂能同意？马海山当时一看到几人的名字就火了，他对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志谦说：“我们虽然没了多大干头，但站好最后一班岗极为关键，它能使我们保持晚节！”赵志谦是原来的副市长，两人共事十几年，他很钦佩马海山。“他们把我们当成表决机器了！我们既做卡子，又做伯乐；一定要选派廉洁奉公的好干部。”为了调查清楚群众的反映，人大便把这项任命搁了下来。金牧和文简特别赞许，可副书记高剑白等却多次催促，市人大就先把搞清的几名干部公布了。没被公布的人走门路，送重礼，到处打听，探知了人大常委的意图，就恨得咬牙切齿。

前些时，人大督促市公检法打击了一伙扰乱社会的犯罪团伙。这个团伙有几十个人，成分复杂：有市委和市府大院的干部子女，有社会名流的孩子，有劳教释放犯和被开除工职的流氓、盗窃分子。他们偷盗、行骗、寻衅、讹诈，甚至杀人越货，对市民和个体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。大白天，女青年一人不敢走僻静小路。公检法虽下了手，但似乎受到极大的压力，是人大和马海山支持了他们。就因为这，人大办公楼的玻璃窗被飞来的东西击坏了好多。马海山听说，这次打击的罪犯中，有的跟惠兴公司的人有牵扯。他看了一些人民来信反映，心里就更有底了。他对市公安局长史田说：“你的任务很重啊！”

他跟金牧、文简议论过，估计有人会报复，但没想到会把刀子插到门上。他记得四十年前，他跟韩邦清受不了保长抓兵的气，夜里把镰刀挂在保长门上。想不到，如今罪犯竟把刀子插到了自己门上。

马海山见吴晓兰仍心不在焉，迪斯科跳得似是而非，怕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就大声说：“老吴，我要去开会，咱先走一会儿吃早饭。”

吴晓兰跟着他走远了才骂：“老家伙真狡猾！”

“胡嘎！我怎么狡猾？”

吴晓兰扑嗤笑了：“我用词不当，我是说你借故让我早早离开，不让人们看出什么漏洞来。”

马海山说：“你太外露了，绝不是搞地下革命的料，你要加强党性锻炼，对整治腐败要坚强。你是干纪委工作的，遇事一定要沉住气。”

“真的，我怎么就平静不下来？也强抑制自己，心不要乱跳，可不撑三分钟，脑瓜就走火丢神儿。凭这，就不能让你当大官，也不能干偷事。老马，真要有一伙亡命之徒在大街上开枪行凶，我能吓个半死。”

“你说的是实话。”马海山笑着，“这还怕吗？你要时刻

想到自己是搞纪检的！”

“太阳出来了，黑暗过去了，我一眼能看很远，胆也就大了。”吴晓兰问，“海山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？”

“这不单是对咱，而是对正义和真理的反动！说真的，遭到这样的攻击，应当说是革命者的光荣。”

吴晓兰理解男人的话，便没吱声。她当市纪委第二副书记，任务是严肃党纪。她工作很认真，自然也得罪了些人；加上男人在江州掌权这么多年，为人又正直，还能没人反对？现在是谁的官大，再敢管事，谁就遭到的反对多！大家一谈到这些，就慷慨激昂，恨不能立即施展出党性的全部能量来。

“老吴，这事要向组织汇报，建议市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，首先把我们市委市府领导身上的虱子跳蚤摸个清楚。金牧和文简同志会加倍的欢迎。”

“这样做好吗？声张出去会不会降低你的威信？那些嫉妒你的人不幸灾乐祸？他们再添油加醋，暗地里吹风诬蔑，可就……”

“可就降低了威信，损伤了名声，是不是？”马海山精明的脸上挂满笑，“你不是说过，现实受表扬的干部不一定真好，挨骂的干部有些倒恰好是真正按原则办事的吗？在一些投机分子眼里，金牧和文简的威信就不如高剑白和赵光，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呢，恰又相反。”

“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谁挨的骂多谁就坏，威信就低。当今就是有一个集团军的包拯也难树立正气了”。

“我们两个要不受干扰才好，要产生恐惧不正好上当？再说，你这么悲观对工作不利。”

“放心，我绝对能挺起腰杆！”吴晓兰陪男人走进大院，不时跟人们乐哈哈地打着招呼。马海山看了听了，认为吴晓兰表演得很自然。可仔细一观察，吴晓兰的眼神深处仍隐藏着不安。吴晓兰小声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到哪里去，要让秘书和司机知道。”

马海山一阵心热：还是妻子关心我呀！“谢谢你了，贤妻！”他小声说道。

马海山走进办公室，平静下心情，就打电话找秘书长卞立清。

干办公室出身的卞立清捏着一叠子信走进来：“瞧，一天就收到几十封人民来信。我选了几封，请您过目。”卞立清办事很认真，马海山很相信他。

马海山知道这是些比较重要的人民来信，便说：“说说吧，能办的尽快办。”

卞立清四十多岁，跟马海山差不多的身个，给人精明干练的印象。

“市人大代表、梧桐区大山乡崖头村的党支部委员孟庆礼来信说，他因揭发村长和党支部成员贩卖女人，遭到迫害。他上访无效，后果越来越坏，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，面临着生命危险。”

马海山两道浓且长的眉皱起：“前封信批转给梧桐区人大没起作用？”

卞立清苦笑：“主任，平时代表们反映问题的信，我们批转给有关单位，真正认真对待处理的少，阳奉阴违对待的多，拒不接受的有，打击报复的也不少。孟庆礼多次反映崖头村村长的严重问题，区人大将信转回乡和村里，后果可想而知，置他于死地都可能。”

马海山温柔的脸上，突然青筋暴起，鼻翼呼呼翕动，他伸手抓起电话筒：“请接梧桐区人大！”听到占线的回声，果断地对卞立清说，“你马上去一趟，同区人大的同志一起到崖头村看看孟庆礼。”

“好！”卞立清极为欣赏马海山的魄力。“另外，”他又掂着一封信，“揭发火车站有抢劫外地青年妇女的，被劫持的妇女有

的被奸污，有的被害死，有的被卖掉！”卞立清放下手中的信，又拿起一封，“经县去春风矿的路上很不平静，有人在路上作案行劫，说是春风矿苏建国的人干的。”

马海山吃惊地盯着卞立清手中的信，点点头，意思是让他讲下去。

“这几封全是表扬我们人大和您为民解忧的信。”

“例子？”

“说您和人大常委代表群众的意见，敢于拒绝使用群众痛恨的干部，敢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调查落实，并促使政府部门尽责尽职，使罪犯落入法网。说您不坐办公室，深入基层了解民情，及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。”

马海山把一沓子信接过来。

“有封信说，市人大这二年不但注重调查，而且办真事。”

卞立清说完，问，“主任，我去崖头村？”

“越快越好，要把孟庆礼同志的情况了解清楚，各方面的意见都听一听。现在是恶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，好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欺，公检法的人竟不管不问。说起来，真让人不敢相信，可事实就是这样！不能光听他人说，要见到孟庆礼同志本人。”

马海山把几封信看完，沉思了一阵，打电话请来人大第一副主任赵志谦。

从各方面看，赵志谦都像一位高干。他阔眉大脸，小腹凸起，胖胖的脑袋，胖胖的手，油光光的面孔。跟马海山坐在一起，他像人大主任，马海山倒像他的部下。去年来了个兄弟市的人大参观团，马海山和几位副主任一起接见，虽然介绍了身份，但客人好象没记清楚，对赵志谦特别注意，说话总冲着他。马海山乐得让赵志谦接待，他抽空躲开了。但平时，两个人配合默契，工作合手顺心。

马海山想把早晨出现的事告诉赵志谦，怕赵志谦为他分散精力；再者，对他的打算、行动也不方便，就没谈及。

“老赵，从这些信上看，光靠书信和电话联系不能解决问题。我想亲自下去调查一下。你在家看门，应付会议，有问题你们处理，不要等我。”

“你到基层去？也好。不过，二十二次常委会什么时候开？市委组织部和政府办公室又催问任命那四位局长的事了。”

“那四位的问题还没了解出头绪，有几个常委到惠兴公司摸情况，根本插不进手去，听到的全是锦上添花，有的公然向常委行贿。我建议二十二次常委会先悬着，我跟书记和市长说一声。你去走访一下常委们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汇总了情况后再定，这个关键问题不能急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赵志谦说，“在这四个人的问题上，最近在暗中刮起了狂风恶浪，有时挺猛，惊浪排天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们也不能放弃原则，任凭风浪起，稳把方向盘。”他握住马海山的手，“要多注意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”

赵志谦走后，马海山打电话给市委书记金牧。

“我想了个办法，想去你那里商量一下。”

金牧知道是指的什么，他很爽快地说：“我去你那里！”

马海山知道，金牧太忙，到他那里谈会受干扰。

金牧四十多岁，没马海山个头高。一派英俊，白脸膛，乌发浓眉红唇；学者风度，平静、文雅。可能是忙吧，眉宇间透出疲乏，但也流露出刚毅。五年前，他和文简被马海山选中，他任市委党群书记，文简任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。马海山把班交给他们，看来还算满意。金牧来到老领导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我算解放了一会儿，见到您就感到轻松。”

“太具体的事，尽量分头去做，要集中精力考虑大事。”

马海山喜欢金牧强烈的事业心，但又对他没有多少休息时间

担心。他曾嘱咐几位常委尽量为金牧分担些工作，事实上不但不能分担工作，而且得推不揽。那个一心当书记没被选中的高剑白还不时制造些麻烦，让金牧头疼。那个常务副市长赵光也因没当上市长耿耿于怀，讽刺话说不够，还替金牧、文简做什么工作？马海山只好向常委接待室主任建议：“对来访的实行登记，有要事的约时间，扯闲皮的拒绝。”马海山跟高剑白、赵光分别以老同志的身份谈过话，他们当然答应得挺好，可转身就是另一副嘴脸了。所以情况并没多少好转。

马海山对金牧说了发生的事。

工程师出身又没经过战争的人，面对恐吓行为不但惊讶，而且有些紧张，继而气愤地说：“他们竟这么卑鄙！应当让公安局迅速侦破！”他说着激奋了，“也好，案子破了，他们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，正给了我们一个机会。”

“从发生的事情，从众多的人民来信看，事情还没那么简单，要设法把事情从暗中摸清楚。我分析了一下，问题很复杂，要分两步走：公安搞案件；我们从社会上从群众中搞调查，摸清来龙去脉。”

“好！不过，纪委和监察局都没搞到什么，从暗中能调查出问题？又派谁去？”

“我去！我去私访，有可能摸出些情况来。”

“你？”金牧摇头，“太危险！看来，他们已盯上你了。”

“共产党员就得在危险中出现。”

金牧对马海山更加崇敬，心说：关键事情还是老共产党员！这一生他对马海山崇拜定了。这些日子，他收到许多反映四大少爷问题的人民来信，有的信骂他受了贿，包庇四大少爷；有的信骂他无能，不敢对四大少爷下手。他让纪委和监察局去查，结果什么也查不到。他曾跟赵光和高剑白等谈话，让他们约束儿子。他们一是推说儿子的事没过问，又说儿子可以跟公司脱钩，还建议

市委应运用儿子们的经营才能，任命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。金牧不同意。上个月组织部长在市委研究人事的常委会上，突然提出了使用四大少爷的建议。更使金牧吃惊的是，竟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。市长文简只好接受，呈报人大常委会批准。人大常委们不同意，对市委、市府有意见。金牧和文简乘机请人大常委会把四大少爷的问题搞清楚。金牧专门对马海山说：“可组织常委们去调查，要充分发挥利用人民的权力。”

“我也想亲自去搞清群众反映的强烈问题，只是抽不出身，光着急，也怕不方便。你能去访访太好了，正符合我们的心愿。不过，你在江州当了十几年的主演，认识你的人很多，需要特别留心。”

马海山笑道：“一个好处，我身体没发福，又没干部派头，一张老脸也好化妆。对我放心就是。正因为他们如此猖狂，才促使我下决心去搞彻底！”

“马主任，千万不要想得容易。我估计，有的地方权力很可能不在我们共产党手里。下去时不但要保护好密，还要找个可靠的伴；再者，搞支枪带上以应付万一。有了急事请给我打电话。”

马海山为得到金牧的支持感到兴奋。“你跟文简同志打个招呼，没大的情况，我就不跟你们联系，不牵扯你们的精力，也为的安全。放心，发现了问题我请公安局处理就行了。”

“真是理解万岁，太感谢了！”金牧握住马海山的手，“让你再这样的为党操心，为革命分忧，我真过意不去。拜托了，相信你们会成功，恭候你的好消息。”

金牧告别后，马海山又摸起电话筒，要到老战友韩邦清。

“我去找酒喝怎么样？”

“真巧，我扫街刚回来。你要来，我哪里都不去了。”

回话的韩邦清，是市民政局离休的副局长，典型的工农干部，健壮的体魄，粗犷的面孔，虽已六十多岁，仍精神饱满，浑

身的劲象要往外流。让他离休时，他非常爽快：“替我写申请吧！”由于他人缘好，又正直，办事公道，同志们都留恋他，一致提议给他晋升正局级，待遇增加二十多元。离休后，许多人拉他做生意，地方煤矿请他当顾问，说只要挂个名，每月就拿二百元，比工资高得多，外有超产奖、出发费，还不用他去坐班，有人讹煤矿时，他出面说句话就行。他说：“出事靠法律，我算什么？”儿媳妇听说他拒绝了，骂男人：“你爸是天下第一号大傻蛋，一年白丢三四千元！穷鬼出身，有钱不会挣，有福不会享，只能吃咸菜，只会扫大街！”还有的看他关系广，请他当采购员，购得一万元的货物，可提成百分之五，外加报销差旅费用。老伴同意他干，好跟着他周游各地，老来开心。他连连摇头：

“我的老战友虽在各地掌权，咱没原则，人家可有党性。靠关系购货，为的是省钱，却把钱掖到私人腰包里，支持官倒，不干！”

他在家闲不住，静坐一小时，腕帮子疼，就主动到街道办事处找了个清理卫生的活儿。他不要报酬，为的让日子过得充实，当上了街道的义务美容师。他一天两遍打扫，还栽花养鱼。把个楼板上流尿的办事处，治理得花园儿一般整洁。从这时他爱上了盆景，制作的一盆“众星捧月”，在省里得奖。一直不跟艺术沾边的大老粗，竟被选为老年人活动中心盆景协会的常务理事。在马海山当选人大主任时，他做了一盆“乌龙探海”的盆景送去祝贺。别人都说造型美，含意深。吴晓兰却看不出含意的深处，一再求教。他才说：“晓兰，海山从书记的位置上移到人大主任宝座上，看起来退居二线权小了，担子轻了，实际上，要当好这民意机构的头头，就得有乌龙探海的精神，去探察民情。人大不再是从属，而是独立的权力机构，全看头头如何对待民意！”

吴晓兰佩服这位粗声大嗓的朋友竟这么内秀，这么艺术。对马海山说：“你虽说职务高，权比他大，好象想事情比他细，看来，他并不粗枝大叶，而是心中有数，遇大事要多跟他商量。”